

博山語錄集要序

佛祖之道如金剛王寶劍
得之不易用之不易付之
亦不易以其皆不易也故
傳持斯道者實鮮其人而

C40
4514
(220)

B 64853

魚目混珠山雞冒鳳者嘗
半天下也我曹洞一宗盛
於唐衰於宋至元似復盛
而實衰其故蓋難言之也

自

元朝初雪庭裕公奉

詔住少林天下學者翕然

宗之歷傳至萬曆改元小

山書遷化

詔幻休潤補其席四方之

言金集要月二
腰包而至者如鳥投林如
魚赴壑而潤公乃講習評
唱爲事大失衆望時有蘊
空忠和尚先事小山老人
有年受其密印歸隱盱江

之廩山天下不得而物色
之壽昌先師從其薤落後
蒙記荊始爲弘揚旣得博
山來公繼之其道遂大行
於世師苦叅日久備嘗險

阻故其言功夫爲獨詳其
慧光渾圓辨才無礙波瀾
浩蕩莫窺涯際故學者多
望洋而退其門庭緊密金
鑰立辯高提祖印不妄許

可故假雞聲韻者不得冒
渡關津而惑亂羣聽也余
因先師遷化後曾相依三
載雖無所得於師然三載
之中未見其一語滌入情

識但勉以向上事則師之
有造於余也大矣及余隱
荷山師自石鼓歸道經建
州晤於光孝寺師曰壽昌
塔掃也未余曰掃卽不廢

祇是不許人知師曰恁麼
則偷掃去也余曰賢祇如
此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掃
卽不廢祇是不會動著余
曰和尚却似不曾掃乃一

唉而別及師滅其語錄浩
繁連編累牘流通爲難故
遐方僻壤聞師之名向師
之化而語錄實未嘗觸於
目者有之余自壬午秋歸

錫石鼓乃因渾朴上人之
請僭於全錄中擇其精要
類而合之視全錄僅十之
三然簡而易行約而易致
使天下學者卽是窮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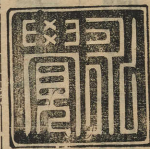
以見其大全使知博山之
遙其廣大深密有如此非
癡守一楸者可恍惚其萬
一也嗚呼廣陵散不復作
矣今幸其譜猶存安得於

涼風白月中再聞斯曲乎

皆

崇禎癸未春正月燈節日
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
傳曹洞正宗沙門元賢

題於所居之嘖呻齋



語錄集要目錄

第一卷

博山語錄

第二卷

董巖語錄

第三卷

大仰語錄

鼓山語錄

天界語錄

答問

第四卷

拈古

頌古

贊

禪警語

第五卷

書

文

序

疏

第六卷

偈

目錄尾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一

首座成正錄

博山語錄

師住博山有年未嘗開法後因禪衲輳集四衆啓
請乃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金藏雲而嚴枝幹香
水海以潤根株龍樓迎瑞而紫氣飛騰寶殿籠煙
而祥雲遍布熱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齊年

五言集要

卷一

詩錄卷之四
太子千秋福基同華藏以莊嚴壽筭共毘盧而等量
更祈檀那衍慶海衆安和此一瓣香淨明日月曠
蕩乾坤空覺性而無佛無生薰萬彙而有因有果
燕向爐中專伸供養

壽昌堂上本師無明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
座白椎竟師乃曰佛不求佛心不傳心如木與水
似金博金會得也目前包裹山濶猿長嘯會不得
也目前包裹林疎鳥不驚會不會總目前包裹空
宣無相偈卽此包裹也須包裹水操沒弦琴諸昆

仲於此徹去以須彌山作四大海白浪滔天以四
大海作須彌山紅塵滿地烹虛空之髓而滋味恒
新挑水底之燈而光明亘大這裏無加芒索個中
何用金針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疎向上一機
石人撫掌開彌勒之樓閣而行願重重踏毘盧之
頂門而毫光爍爍到此則步步通玄智不能知識
不能識諸昆仲此是故鄉景象若肯就路還家便
得轉身歸父還肯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
有誰爭

詩錄集要 卷一
上堂傾湫倒嶽大地全收簌土揚灰纖塵不立全收
則該羅廣博須知白晝鷄鳴不立則澹泊虛明誰
解紅塵犬吠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來
饑也一食飽也一食且喜柴乾水便沒踪跡莫藏
身一雙赤手逢人且乞一文藏身處沒踪跡兩朶
攢眉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此
事親言出親口莫使外人聞諸人藏身處博山總
知博山藏身處諸人不知諸昆仲今日在此法筵
不免覲面相呈若到諸方逢人不得錯舉珍重

上堂冬不寒臘後看老儂不愛雪稚子哭衣單惟有
東村一箇沒徧僿漢髻頭垢面赤手空拳寒不怕
寒熱不怕熱最冷唱個雪詞兒最饑做箇糶米漢
無一文錢要與天下人鬪富無一分色要與大地
人爭妍有時在十字街頭倒騎鐵馬有時在西洋
大海逆上須彌有時在烈火燄中嚼水嚙雪有時
在紅塵堆裏搗草挑燈有時指東話西有時呼南
爲北將三乘法塹以作門牆指十地菩薩而爲眷
屬諸昆仲斯人還合伴不合伴復笑云已被博山

收下了也

上堂至理不渝至功不宰至道不形至了不辦於此
四句相應便做箇洒落衲僧眼不染玄黃腳不沾
泥水意不緣諸法舌不親玄旨到此則圓機普應
玄度該通淨體無依靈明絕待所以玄沙大師云
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
所諸昆仲今時禪者不信自心是佛向外求佛不
信自心具足諸法向外求法既昧自心縱有弘爲
皆生死之業耳又當知求佛求法卽有所依既有

所依於自心不得自在譬如窮子玲嶠辛苦乞食
自濟昧却衣裏無價寶珠豈智者乎夾山大師偈
云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
浮漚無事久立珍重

誕日上堂本無今有笑看鏡裏花本有今無攪動
巖前湛水一片白雲瀾漫幾多花鳥迷踪撥碎虛
空爐韞烹煎佛祖高揮寶劒草鞋救取貓兒還他
一個皮囊贏得五湖明月所以大覺世尊捨王宮
入雪山覩明星開道眼於三七日中思惟是事然

後開權顯實說三乘法及至末後拈花示衆便云
有教外別傳簡點將來如夢境相似博山生居黎
庶無王宮可捨遊化東土無雪山可入大地黑暗
無明星可覩奴郎不辨無道眼可開然則貴賤雖
殊要且頭腦相似自幼便可憐生二十以前成家
樂業二十以後花擘家財三十以前向北鬱單越
解三玄戈冑三十以後在南瞻部洲碎五位鎗旗
四十以前你要去我鉤兒鉤你博山卻不鉤你任
你千里萬里四十以後你要住我有錐兒錐你博

山卻不錐你任你在蟪蛄眼裏今日正當四十歲
鉤錐一齊息博山不在這裏博山有一塊古地基
自天台詔國師開創以來千有餘載雲峰信道者
克紹相繼亦數十餘年今日在此說法是本有今
無耶諸人面前不得說夢是本無今有耶諸人面
前不得說夢看破夢境時如何諸人面前不得說
夢何以故個中求其生無生不可得滅無滅不可
得有本有不可得無本無不可得又將何而爲壽
也以諸佛身衆生身爲壽聖凡不可增減以過去

劫未來劫爲壽日月不可遷移以妙高峰娑竭海爲壽燥濕不可損壞以盡虛空遍法界爲壽天地不可覆藏然雖如是今日因甚麼喚作四十歲良久云棲鳳巖前雲霧捲伏牛山下古今傳

上堂神藏禪師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良遂禪師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荷澤禪師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高峰禪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諸大老敲唱傍提各具一隻眼博山今日不惜唇吻從頭註解祇要告報諸人

知而無知頭腦相似不是無知而說無知火燒眉毛救取一半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大似壓良爲賤諸人知處良遂總知多知老翁莫與相見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把手牽不入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脚頭腳底知字亦不惡諸昆仲博山恁麼註解還會博山意麼然雖如是博山決不恁麼道無知而知爲之知知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諸昆仲還有不知知上作活計另有超羣拔萃者麼當知水琴松韻堪傳赤子之心赤尾金鱗不墮漁人之手且道

與古人同耶異耶復云東西南北十萬八千

臘八日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第一義作麼生觀覩着則眼瞎嗅着則腦裂
舉步絕行踪動念非生滅眼色耳音聲心忘思路
絕古今諸聖賢同途而異轍中峰水底琴馬師天
上月投子手中油趙州庭前栢博山無可示梅花
枝上洩吐翠與含芳凝寒傲霜雪清香滿十方觸
着通身血捶手哭蒼天浮杯老結舌諸昆仲當時
釋迦文佛於臘月八日抖碎虚空七花八裂盡大

地無一人會得所以寶坊云不是凌行婆怎解同
心結

上堂在迷迷悟在悟悟迷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
非悟迷悟兩頭拽斷聖凡更復何言剔起眉毛惜
取眼中瞳子綻開衣線露出鐵石心肝燈籠與露
柱相交佛殿共三門鬪額赤手團成泥彈子紅爐
煉就鐵饅頭一任東擲西拋畢竟埋光鏟彩從教
野狐精巖中脫殼轉轉不錯笑殺赤鬚老胡要知
水牯牛山下投胎卓卓全該須是瀉山大士諸昆

仲瀉山大士作水牯牛博山頭角生已久矣還有人證盟也未良久云達磨大士來也放過一着元旦上堂春風纔動春花開春雨相催春水來惟有通玄峰頂石依前白蘚與青苔大衆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復云東西林下鳥添得好音聲

解制上堂誰云結制仍解制縱有成規俱不是當空拋下雲門柴雪浪銀花匝地開簡得多年破木杓鷄子飛過新羅國你既無心我也休後代兒孫笑酒樓香巖粥飯長行者擊竹有聲聾兩耳翻思昔

日老靈雲一見桃花瞎眼睛誰是迷今誰是悟春風觸着珊瑚樹誰是悟今誰是迷具足從前自家底心不心今物不物連書幾個向空咄諸昆仲因甚麼書幾個向空咄復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諸昆仲凡心入覺須善用心不善用心魔得其便所以一個計字出九十六種外道一箇着字出五十蘊魔及魔王眷屬等具在教乘不可不知經云譬如孔隙處風則能入搖動於物而不自在

菩薩亦爾若心有間隙心卽搖動而不自在乃至成就皆魔業耳何謂魔也歡喜是魔也煩惱是魔也昏沉是魔也掉舉是魔也懼動是魔也厭靜是魔也喜談論是魔也愛遊行是魔也乃至斥像毀經破律犯戒拈頌機緣擅開異解詩賦詞章文藝雜學併貪求說法悉是魔也所以博山教諸昆仲提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當下不知有血肉身心前境不知有山河大地非內非外滾作一個疑團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如一人與萬人敵

又如心心常似過橋時直須發明此事剗磕着撞着打破疑團通身是眼縱遇釋迦大師摩頂授記佛亦不做何況魔軍而能入耶諸昆仲如斯會去誰不丈夫雖然如是事怕有心人直須當下一念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若將心令無心却成有直須覓心了不可得卽證超魔法門

上堂水流濕火就燥是水有魚是林有鳥喫飯咬着舌頭解道青天不用掃諸昆仲須自了同個夜兮同箇曉試將此語播諸方謾道荒田不揀草更看

雲門拄杖子化爲龍吞却山河大地了諸昆仲且
道博山卽今在甚麼處良久云深固幽遠無人能
到下座

開光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已解百千三昧許誰知
畫龍未必乘雲去可惜人間十二時十二時辰彈
指過貶起眉毛還是錯衲衣撩起伴雲眠磐陀石
上松花墮聞見清兮清亦非法身無病不求醫頂
門突出摩醯眼夜半烏鷄帶雪飛帶雪飛兮貴同
互金鳳不棲無影樹縱橫十字數將來佛祖位中

留不住留不住兮劈面來兔角龜毛眼裏栽今朝
拄杖橫挑出那個男兒肯活埋諸昆仲今乃解制
之辰遇無量壽如來爲汝諸人普作佛事放大光
明焰十方國土無所障礙更以無礙神力將極樂
娑婆融成一界若說是淨土卻是娑婆若說是娑
婆卽是淨土且道無量壽如來畢竟居何國土今
日博山親指出分明一點座中圓

上堂僧問金鐘纔扣雲堂已露真風法鼓重鳴海衆
更申敗缺正當恁麼時和尚如何結案師卓拄杖

曰山水之間得渠儂力進曰某甲從此信入去也
師云信後如何進曰向後與和尚更道師云分作
兩橛作麼又僧問昔九座大師云我今日向孤峰
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祗如和尚今
日又作麼生師云鑊船卽且置閣黎要津呈似老
僧看進云爭奈學人不會何師云不會請人栽進
云恁麼則剛道是龍猶不信等閒奪得始驚人師
云閒言語復曰諸昆仲佛法不是容易博山三十
年來實際理地洞然無礙事法中較量與理矛盾

者尚多卽今與諸昆仲陸堂入室結個粥飯因緣
於此座上問來答去如鳥云空如鼠云唧雖有其
聲究竟將來都無實義豈但無益恐成賺誤若是
祖師門下客要知祖師行徑方有說話分單明自
已底不知有古佛家風此人有眼無身若明得古
佛家風不知自己用處此人有身無眼直饒坐斷
兩頭不通凡聖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全
提時節始得大丈夫兒步入重玄瞬開隻眼解作
家活用不乖方歛沙界于毫端纖塵匪礙耀珠光

於域內洞鑒無遺如日月光遠近斯炤拈拄杖云
還有恁麼衲僧麼僧問透網金鱗因甚猶滯水師
云度盡無餘影還他越涅槃進云恁麼則縱橫滄
海濶騰躍萬波隨師云作麼生說箇騰躍底道理
進云分明頭角久春江雨露微師云念文章可惜
許師復拈拄杖云還有問話者麼衆無對復曰今
日老僧失利

誕日上堂僧問莊子八千椿正眼觀來猶存數量大
通塵點劫衲僧門下尚在半途壽等虛空泯絕途

量一句請和尚指示師云玄沙元是謝家郎進云
和尚與玄沙同生去也師云年年桃李樹處處白
紅花進云這箇且置祇如當時韓文公問大顛和
尚尊壽多少顛提數珠云晝夜一百八今日座中
諸大檀越或問和尚法臘多少和尚如何應對師
曰漩復黃河水進云如是則和尚與大顛人有今
昔壽無兩般去也師曰乾三長坤六短進云永桃
雪藕非爲敬直奮空拳上法王時如何師曰坤在
上乾在下僧禮拜云謝和尚荅話師乃曰天地旋

山河走石女生兒世間希有白向本爺娘乾坤兩
眉皺今日無端舉似人灼然笑破虛空口諸昆仲
若道博山有生是不諳佛法若道博山無生是不
諳世法生與無生拈放一邊且道四大色身從甚
麼處得來良久云乾闥婆神無限樂宮商不與世
和同首座問石女生兒得幾個師曰五男二女進
云和尚生身父母在甚麼處師喝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雪覆千山無點白雲空萬里絕
纖埃未審甚麼人到此境界師曰無縫襖子足風

涼進云向上更請和尚道師云秦望嶺頭雲楚人
那得見進云還許學人進語也無師云試說看進
云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不顧復云法本法無法庭
前瑞草和根拔無法法亦法黃河九曲金沙混流
今付無法時釋迦鼻孔長多少法法何曾法瞞博
山一點也不得諸昆仲釋迦大師四十九年橫說
豎說逆說順說誰人奈得渠何及入涅槃時以虛
空爲口滄海爲舌日月星辰爲莊嚴山河大地爲
聽衆橫說豎說逆說順說要且無人得聞博山今

語錄集要 卷一
日在此座上橫說豎說逆說順說誰人奈得博山
何博山今日不待涅槃卽此座筵以虛空爲口滄
海爲舌日月星辰爲莊嚴山河大地爲聽衆橫說
豎說逆說順說要且無人得聞這裡有些子諍訛
諸昆仲過去釋迦大師所說法要無人得聞卽且
置現在博山所說法要因甚無人得聞這裏若緇
素得出許你親見博山旣見博山卽見釋迦大師
若緇素不出縱見釋迦大師要且不見博山何以
故有口非干舌無錢卦不靈下座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
王身古人恁麼悟去大似喫常住餅作自己事博
山則不然行年四十九皮骨若枯柳四大體自如
面南看北斗博山恁麼道大似喫自己餅作常住
事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更有一偈爲之解嘲不免
總說向大衆去也祖父田園自家產業匪守珍御
不生下劣纔涉思惟平地遭躐醉酒臥街證龜成
鼈博山恁麼道早作死馬兒醫汝等諸人也不得
鑽龜打瓦珍重首座云某甲不似和尚師曰汝又

詩金集要 卷一
作麼生進云行年三十七通身赤骨律不喫常住
鉢鉢孟兩度濕師云卻是汝來得要且不會老僧
意在

上堂僧問蟄戶將開海門雷震敢問和尚一池鱸鮓
何時際會風雲師云拄杖時常頭點空進云興波
作浪時如何師云闍黎腳下水深多少僧咦曰
透網金鱗雖振鬣冲霄丹鳳不遺苞師云更須按
下雲頭始得又僧問乍入叢林蒙師命往白下請
有字經敢問和尚無字經命向甚麼處請師云磕

破髑髏僧禮拜師曰便抵如此耶出去又僧闕近
闍宗猷旣非臨濟馮仰不是法眼雲門未審香火
因緣從誰結得師曰渡河落影子進云大好山頭
一針鋒地容盡大地衲僧因甚麼這坐具也容不
下師云闍黎曾到峰頭麼進云已拈玉線芒請露
金針穴師云急著眼覷進云更有話問請師垂慈
師云不妨舉着進云如何是功師云三人同一春
進云如何是共功師云力士舁杖鼓進云如何是
功功師云猢猻上露柱進云不得敲唱雙舉請示

正中妙挾師云高低雲遶樹進云謝師答語去也
師云遠近鳥啣花師復曰春日山多霧樵人路徑
迷縱然得入戶腳下有黃泥諸昆仲永厚三尺非
一日之寒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朝聞夕死非一
日之功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所以釋迦大師曠
大劫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爲我等故修諸苦行
成就無上正真之道正爲我等今日事且道今日
事又作麼生若向今日會去與釋迦大師共一皮
袋子豈但釋迦大師與恒沙諸佛共一皮袋子一

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于彈指頃成就無量無邊
妙行具足無量無邊莊嚴圓滿八萬四千諸波羅
蜜門其或未然而言凡聖齊同如持燭火擬比太
陽又如初生鳥鷄欲冲霄漢多不自諒也首座曰
和尚道永厚三尺非一日之寒永解後如何師曰
七花八裂進云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天晴後如
何師云石頭露也進云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如
何是無功之功師云闍黎向上覷着進云立地成
佛非一日之行如何是無行之行師曰著衣吃餅

未爲分外進云和尚皮袋子與釋迦大師皮袋子
重多少師云半斤八兩

上堂僧問今在人天衆前作麼生相見師云是水東
流進云和尚安住在甚麼處師云門前刹竿二丈
五進云花落月明時又作麼生進步師云憑閣黎
跳躑進云石泉一線水源從何處來師云喉嚨下
進云流向甚麼處去師云頂門上進云高低物象一
顧齊平遠近音聲衆響斯應是何人境界師云沒
來繇漢進云幽閒鬼如何殺得師云借閣黎刀看

僧擬議師振聲一喝師復云明暗交叅正偏綺互
言中有響句下無私揭開雲霧見青天畢竟是誰
遭點額龍門萬丈笑看足下風雲金彈一丸播弄
手中戲具古人道一人所在亦到拄杖子不會諸
人卻會得半人所在亦到拄杖子會得諸人不會
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
曲也應和恁麼商量惟木上座卻較些子珍重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理師云伸手不見掌進云法
身向甚麼處安立師云暗地始驚人進云未審法

身是何境界師曰山河大地進云離了法身又且如何師云燦破四天下僧禮拜師云是法非法是心非心非法卽法非心卽心打翻漆桶大地平沉雲門大師甚是奇怪蓋子落地碟子成七片又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諸昆仲博山今日亦如雲門大師氣宇如王若渠來相見時又作麼生定奪衆無對師云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何以故若不挫其來鋒將來必成過患

上堂道非明暗法離有無布袋頭邊遠得看來猶是半途直饒坐斷毘盧不通凡聖旋風撲面氣急殺人直下相逢不是渠轉位旋機沉毒海諸昆仲若言卽心卽佛大似黃葉止啼又云非佛非心還如夢中說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盪塌丘江西老宿恁麼說法尚喚作口裏阿漉漉底諸人分上又作麼生諸昆仲莫祇論他非是好門前更有鳳凰山

上堂甚麼物恁麼來重門關鎖一時開甚麼物恁麼

去佛機不隔時流意靈山會上有多端立雪庭前
無二致甚麼物幾多般見未分明莫浪傳嘗記寶
方言道好天非高大海非寬說似一物卽不中多
情不用脣毛動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丫角女
子髮如銀病中勘破維摩詰卽此不染汚是諸佛
之所護念粉碎虛空撲地來百匝千重成一片諸
昆仲旣不似一物畢竟似個甚麼有眼無耳朶六
月火邊坐任是同胞生也須更問過更問過是甚
麼良久卓拄杖子云拄杖子卻辯得

佛誕日上堂王宮未降佛事已週腳跟下好與三十
棒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四十
九年說夢取笑旁觀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三百餘
會週遮模糊正眼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忽遇惡水
潑來卽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云天上天下唯吾
獨尊腳跟下好與三十棒獨有雲門大師云我當
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雲
門用此惡辣手段始能豎立宗乘若是倚牆靠壁
漢又胡足道博山三十棒畧與通信座中還有下

得惡辣手段者麼良久云黃金自有黃金價切莫
和沙賣與人首座問雲門一棒博山三十棒是同
是別師曰出門是路進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
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麼又喚作四月八日活佛
降生師曰爭怪得渠進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
緣和尚出世所爲何事師云笑看天花滿祇進云
佛祖來償口業債未審是何口業師云惡毒糾纏
進云穀中道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因甚麼千
佛出世又與人授戒羯磨師云羅浮原在廣之南

進云前無重難後無輕遮方堪受戒或遇箇大闢
提漢殺佛殺祖底出來未審還與他受戒麼師云
堪爲來學典刑留待別時供養進云恁麼則和尚
性命落在此人手裏也師云老僧甚得便宜進云
法施殷懃且酬三拜師云止莫礙第二座問

上堂古德云日月未足以爲明是甚麼物得恁麼明
乾坤未足以爲大是甚麼物得恁麼大博山今日
不惜唇吻與汝諸人註破卓拄杖云拄杖子眼光
爍破恒河沙世界明耶非明耶恒河沙世界在拄

詩金集要 卷一
杖子裏許大耶非大耶諸昆仲祇是根拄杖子又
何得論明論暗論大論小大小明暗悉是對待之
法然雖如是也不得草草何以故要知幽徑趣須
辦半季糧珍重

上堂師方陞座二僧問不稱理各賜棒復云毛吞巨
海海性無虧芥納須彌芥空宛爾若道是神通妙
用斯人未達其源若道法爾如然猶是拍育狂解
是以二人各責三十棒趁出三門外去諸昆仲只
須拚毫端而瀉海水碎芥子以露須彌旋嵐偃嶽

而絕纖塵競注江河

性諸昆仲萬花叢裏

去住揣空出骨何難清涼地上謳歌曰日挑燈有
據到此則正偏旋復雲樹絕依古木森然靈禽不
住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喚作破草鞋且拈放一邊
各人衲衣下漿洗錢布施些子還肯麼昆目仙人
執手時善財眼底微塵佛珍重

上堂三界無法何者是生三界無法何者無生生與
無生二俱增語若謂是生前村古路坦然平若謂
無生海門波浪萬千尋若道生卽無生樓頭戍鼓

正三更若道無生卽生彩筆將來畫不成諸昆仲
幻化門頭高着眼莫將陽燄亂紛紜生與無生姑
置勿論且道二六時中折旋俯仰必竟承誰恩力
良久云六憲虛淨無依將來用度恰好珍重

上堂大道虛曠無有程途幾動之微自當審細若藕
絲而牽大象匪假神通如寶樹之宿蟪蛄難窺異
色活中死句笑容含永鍊之姿死處活來寒谷動
陽春之談更須知當機劈面母待指陳互換相資
邨客奏泊諸昆仲當此時也寒灰發燄雪覆紅爐

水玉相啣誰能料揀若有人料揀得出博山明窓
下安排着珍重

在壽昌守先師七衆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天地
萬物育箇中有個無角泥牛東觸西觸至今無處
藏踪祇得和塵混俗更須知平處險直處曲擊破
重關謾輕忽太平宇宙斬癡頑此是禪宗親付囑
親付囑破驢脊上蒼蠅出達磨未識叅禪孫贖不
解貨上惟有壽昌老人一生何鋤頭上七縱八橫
至今也填坑塞窟諸昆仲還有爲堂頭和尚出氣

者麼今日幸有博山不肖兒孫爲伊雪屈

結制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時人見此
一株花如夢相似諸昆仲古人於黑漆桶底鑑貌
辯色無影樹下笑月吟風掣開金鎖玄關扯破漫
天網子博山則不然有人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
與我一體意旨如何祇向他道昨日有人從燕京
來寄得廣南信豈不見溪山各異而雲月是同又
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境相似意旨如何祇向
他道

不見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珍重

開光上堂佛身無爲不墮諸有慈德聲名垂不朽今
朝覲面絕週遮眼上睂毛誰不有丹霞撥火而尋
舍利善現晏坐而覲法身雲門用棒以酬恩洞山
用蔴而報德這一隊老漢雖則一期方便怎奈千
古顚預何似博山將大冶紅爐一模傾出使天上
天下有情無情覲端嚴之妙相植菩提之正因度
普耀之通津趨妙嚴之果海紫磨金聚成轉根本
法輪白玉毫光旋入普明三昧使大地衆生各各

相謂有佛出世各各自見已身作佛無有衆生無一衆生相者如是則無施者無化者無造者無受者亦無見者何以故施者乃至見者如夢幻故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世出世間如夢如幻故乃至諸佛出世諸佛涅槃影現其中如夢如幻故還有不在夢幻者麼卓拄杖云今日爲君親指出普天匝地盡光明

上堂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仰山大師生平家活徹底爲人若以意識度

量正所謂平地上死人無數也然此偈無纖毫縫罅博山今日向虛空裏釘橛子太清中加彩繪使諸人有所趣向有所捫摸也一二三子抖擻不下平目復仰視北斗向南看兩口一無舌空谷傳聲虛堂習聽此是吾宗旨披拂有餘恨諸昆仲當知此偈暗機圓合金鐘同玉磬和鳴正按全提瑞草與瓊枝並茂若向這裏會去平常心與道相宜若向這裏不會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更有一事在佛殿東南缺了一角有人補湊得下博山遣

言金集要 卷一
隻履以謝之珍重

上堂諸佛秘密藏祖師遞相付既同本來心何迷復何悟言語悉虛妄形色如朝露了形色語言究竟絕依怙譬如洞庭水今古清如故虛空非動搖太清絕點污有物終敗壞無形始清素諸昆仲迷鏡裏之頭徒勞狂怖昧衣中之寶枉受玲嶠卓拄杖云若向這裏會去猶較些子更欲遲疑向下文長留待來日擲拄杖下座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

非法大小祖師雖則是和泥合水要且弄巧成拙將心與虛空分作兩橛說同說等論是論非雖不涉是非亦將是非弄影耳夫虛心獨運妙湛何依至體彌綸空界何立大方莫比其量慧目罔眺其踪日月未足喻其明冰雪難以方其潔古澗之水湛湛浸殺法身不萌之草茸茸能藏香象諸昆仲且道徹底無依向甚處安身立命良久云衆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卓拄杖下座

上堂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諸昆

金鑑卷一
仲終日拈香擇火待客迎賓動轉施爲折旋俯仰
還有知解也無旣無知解得恁麼伶俐得恁麼活
潑古德云樵子負薪歸機婦連霄織看他家事忙
且道承誰力若向這裏會去餌是米做底湯是水
做底師姑是女人做底切莫當面錯過不錯過鵝
子過新羅依然辜負我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世界乾城衆生陽醖諸佛鏡像六道空花
不躋圓覺大伽藍終是癡狂門外走若帶些些泥
水未免紙裹麻纏除是鐵膽銅心始解步空捉影

百尺竿頭穩坐終落那邊三家村裏安身仍停此
岸只須藏身處沒踪跡金鍼繡出玉麒麟沒踪跡
處莫藏身鐵掌挪成銀彈子諸昆仲今日解制之
辰三年果滿萬行週圓且道百步穿楊一箭作麼
生透得過良久卓拄杖云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
心裏射紅心下座

結制上堂世尊拈花芙蓉秋露冷迦葉微笑蘭蕙曉
風清又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可
謂囊藏長者券腰沒半文錢至今後代兒孫望影

分波竟莫得其涯岸當時也去聖時遙人心狂
悖妄庸邪見布滿寰宇稱悟道者紛紛求其真叅
實究者蓋尠也諸昆仲若要會世尊拈花底道理
豎起拂子云向這裏會取若要會迦葉微笑底道
理擲下拂子云向這裏會取然須從水山雪洞裏
穿下過來始堪共語不然則就窩子裏打將去盡
是掠虛漢與自己本分中有何交涉卽今乃結制
之辰有吉安純初會居士舟次一月而來爲彼乃
郎廣修供養復請博山上堂敷演此事不免翻世

尊之陳案燃古佛之慧燈踵列祖之芳塵續金剛
之慧命然雖如是諸人分上也須向無陰陽地上
啣一莖草來始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單明向上語絕週遮洞鑒機微要在句外若在
文言上理會正所謂理沒先宗辜負自己德山大
師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諸昆仲十二時中折旋
俯仰是繫念耶非繫念耶是正因耶是業因耶又
云瞥爾情生萬劫羈鎖開口動舌處是情生耶非
情生耶是解脫耶是羈鎖耶汝等諸人各向衲衣

言金集要 卷一
下緇素看若以無念爲無念無情爲無情卽鬼塑
木雕若以有念爲有念有情爲有情正是業識茫
茫無本可據衲僧家須另行一路始得祖師云心
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于諸境緣未免隨流且道喚甚麼作性若認得性
正好喫博山痛棒若認不得性正好喫博山痛棒
何以故龍門無宿客雨打石人頭卓拄杖下座

壽日上堂諸佛時常說法博山特地重宣是何言丫
角女子髻皓然是何法明察秋毫雙眼瞎此情惟

有木人知六月炎天生凍殺若問這裏揭山頭之
宿霧破水面之印文古佛向汝諸人面前說壽量
品報恩品已竟所以云博山生大地衆生與博山
同生博山壽大地衆生與博山同壽然雖如是更
須知有出世事始是報恩者博山嘗有偈云欲報
深恩出世奇報恩深處少人知而今洞徹無違理
始信從前步不移古德云盡大地如粟米大拋向
汝諸人面前諸人要且不會打鼓普請看若會得
恁麼說話始知不移步底道理國恩佛恩親恩檀

越恩一時報足若乃煖衾涼枕菽水承歡欲報深恩無有是處所以釋迦大師棄皇宮如脫敝屣乃至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目犍連尊者去鬚髮如除垢膩乃至餓鬼道中救脫母難此目連之孝也現前大衆思地獄苦發菩提心長連牀上瞠睂努力究衲衣下一件大事此諸昆仲之孝也作麼生是博山底孝拈拄杖云一條拄杖活如龍縱橫全得渠儂力連卓拄杖下座

除日上堂殘冬已去春風到來木雞報曉石女懷胎

庭前翠栢堪剪溪邊嫩柳重栽達磨不來東土寒山元在天台惟有臨濟大師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分身無量散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饑同餐渴同飲寒同火睡同衾若向這裏籠侗瞞睡未免受無位真人當面熱瞞豎起拂子云諸昆仲會麼圓明了知不因心念珍重

上堂佛法非非法非非亦非非俱絕跡始可話離微諸昆仲若欲決擇是非除是向教乘中辯得清濁然後始透得祖師關棧何謂清濁如教中說

貪嗔癡愛煩惱無明是障道法此是聲聞藏說是
濁流邊說無佛可成無生可度情與無情性相平
等此是菩薩藏說是清流邊說至體無名聖功獨
昭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有修有證建立
因果此是聲聞藏說是濁流邊說無修無證不昧
因果此是菩薩藏說是清流邊說修與無修二俱
剩語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若說有句無
句是外道說若說亦有亦無句非有非無句亦是
外道說離四句絕百非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

說藥若貪着塵勞侵損正法此是波旬說失于正
受樂着諸受此亦是波旬說山崩海竭不動其心
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諸昆仲百非俱遣
宛然赤子之心一道齊平突出摩醯之眼珍重

上堂壽昌先師云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
空當初欲見無繇見今日相逢處處同諸昆仲此
是曹洞宗旨分明向汝諸人道無纖毫蓋覆若向
這裏會去洞山大師在諸人腳跟下放光動地入
寶鏡三昧也其或未然博山不免註解一遍踏上

雲頭第一峰坑坎嶮巖也須仔細眼中廣博小虛
空眼在虛空裏虛空在眼裏試定當看當初欲見
無繇見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今日相逢處處
同是何面目指東爲西喚南作北得麼若向博山
註解處會去壽昌先師在汝諸人腳跟下放火動
地入寶鏡三昧也然雖如是博山不合將壽昌老
人受用底家私撒向諸人腳跟下豈不見父爲子
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珍重

桐城宰官居士請上堂拈香祝 聖竟復云諸昆仲

叅學須具叅學眼若具叅學眼腳踏實地步步登
玄若不具叅學眼與叅學沒交涉譬如善射者立
定腳跟然後拈弓架箭始能中的也黃蘗希運禪
師云老僧行脚時見草裏有人攔頭一錐彼人若
知痛癢便布袋盛米供養他雪峰大師三登投子
九上洞山炊餅擲巾成辦箇事此宗門中叅學樣
子不似而今口稱行脚觀山玩水較量是非三三
五五聚頭雜話有一等向冊子上研窮枯骨上討
汁有一等長連牀上睜眉努目胡思亂想想久成

勞不是昏沉便是散亂如斯等類皆非法器諸昆
仲洞房春煖須知錦帳香銷庭際先生且喜寒巖
發談事驚極致理喜從虛所以道直須揮劒若不
揮劒漁父棲巢閒時喜唱步虛詞泥雨須防苔蘚
滑路憑高處險獅巖絕狐狸之踪影向暗中消靈
運結燈花之彩諸昆仲博山捨父逃走岭嶠辛苦
三十餘年今日到舒州城唱箇還鄉曲子徹見故
鄉田地徹見故鄉人物徹見故鄉春色世間之樂
百千萬億倍不足爲喻茲因桐城衆宰官居士及

諸山僧友請博山陞座說法博山果有何法可說
不免將生平所行底所見底所到底細詳一遍然
雖如是道曠無涯逢人不盡更須知有長處始得
卓拄杖云莫謂故鄉田地穩門前更有萬重山僧
問此土聖凡同聚會向上宗乘爲舉揚師云此去
南舒一百餘又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請和尚如
何道師云巖前生石虎僧喝一聲師笑云聲响吼
如雷僧無語師便打

生生社陞座拄杖子謂之有是增益謗謂之無是減

高僧集要 卷一
損謗謂之亦有亦無是相違謗謂之非有非無是
戲論謗只須向四句外會去始不被拄杖子瞞諸
昆仲緣生無性拄杖子徹底無依無性緣生拄杖
子建立世界拄杖子緣生一切法緣生拄杖子無
性一切法寂爾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祖師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總在
心源會此一心法說生無生亦得說無生生亦得
說生生無生亦得說無生生亦得繇此運大悲
心興放生業飛者適虛空走者適林麓潛者適淵

溟豈可以世間生滅有無而較量其功德者哉博
山今日登此座筵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
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
額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
諸昆仲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汝等諸人緊捎草鞋
牢把腳跟然雖如是爛泥田埂石頭路上也須防
蹶卓拄杖下座

生生社小叅諸昆仲宗門中事難以措詞盡力道不
得句作麼生開口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說去了也

卽心卽佛有人說去了也非心非佛有人說去了
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有人說去了也且道
現前與諸昆仲分析底是箇甚麼若喚作業識茫
茫正所謂懷寶迷邦若喚作直下是佛因甚麼承
當不下昔世尊拈花示衆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
迦葉一人破顏微笑且道迦葉笑個甚麼博山不
免爲諸人註破若向世尊拈花處會去山濤海雲
爲汝等助發機緣若向迦葉微笑處會去飛走鱗
毛普現色身三昧到恁麼田地不作箇解會亦非

無解會者雲門大師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
機且道現前喚甚麼作古佛喚甚麼作露柱又自
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道雲門意在於何若
向雲門句下徹去會此分折底有甚麼難然雖如
是黃金自有黃金價切莫和沙賣與人珍重

皖城宰官居士請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
體肇法師恁麼道祇知全身拶入要且不會轉位
旋機殊不知大圓覺中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說箇一體已成兩橛豈不見喚作如如早是變易

了也僧問大隨和尚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不壞隨云壞這僧倚牆靠壁冷地裏抱箇石頭大隨兵權在手符到奉行又何曾放過道個壞字正所謂殺人不眨眼僧云恁麼則隨他去隨云隨他去大隨把定關鑰添枷着杻兩重公案這僧徑往舒州見投子子云甚麼處來僧舉前話子裝香望大隋拜云大隋古佛放光于此投子可謂具金剛正眼縑素分明復令這僧向大隋懺悔僧至大隋隋已遷化復往舒州見投子子亦遷化這

僧雖然皮下無血要且有始有終後人贊云一句隨他去迢迢幾萬餘今時人坐叅知識尚不肖真叅力究見這僧也須知慙愧始得茲因合郡宰官居士於彌勒菴請博山登座說法諸昆仲當知古佛堂前曾無異說夜明廉外別有家傳分明月照金沙喜見庭生瑞草家風笑展從他野渡無人寶樹風清須信白雲有主諸昆仲若向這裏會去可以與古人把手入理深譚其或未然生死分中快須着力卓拄杖下座

言金集要卷一
展墓歸山上堂離山九十日誰是能離者本無心外
境愚者妄分別諸昆仲會得此意雖經歷恒河沙
世界無彼此之分無自他之想良以世人祇知有
一身身及一生底父母一生身底處所殊不知曠
大劫來能生所生底父母及一一生身底處所盡
其智力不得其數量諸昆仲若以恩報恩大恩莫
能報不見報恩者始乃得常住是故諸菩薩借此
世間孝運無緣之慈興無礙之悲耳諸昆仲金棺
扶視認父骨於亂屍之中義井薦親見天人于寶

塔之頂此等俱見超物表理出常情若以世間情
想擬報深恩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昔興化令他
人助哀山河揮淚迦葉藉琴聲起舞草木含悲博
山今日以現前血肉身心供養現前無面目底父
母汝等諸人向這裏還見得徹麼卓拄杖云他家
自有通人愛不以親疎較短長便下座

爲官諭吳觀我居士茶話真不掩僞曲不藏直大千
沙界黑如漆揭開雲霧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覓
一語中具三玄新婦騎驢阿家牽一玄中具三要

言金集要 卷一
跛腳猢猻多躑跳有炤有用沙盆打着連底凍立
主立賓相將攜手過西秦唯有東村王太乙一番
拈弄一番新今日爲太史茶話要向博山言句下
一一討箇註解其或未然三十棒寄在別來相見
珍重

二月朔旦上堂纔方結制又是半月了也諸昆仲分
上會有個入處也無若無箇入處須要尋個入處
若得個入處須要尋個出處直須自看諸昆仲當
知古路無塵只須知有門庭絕待盡却今時偏方

與正位攸同枝派共靈源皎潔到此則髑髏識盡
烈火流金始名出世更須知有野老家風始得且
道野老家風是何景象卓拄杖云遲日穿芳逕春
鋤帶雨歸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
遲請問如何是從緣薦得師云古鏡不重磨進云
如何是就體消停師云清光仍似舊進云從緣就
體蒙師指格外玄談有也無師云三歲孩兒頭似
雪進云恁麼則碧桃綻藍綠柳萌芽也師云遠觀

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僧禮拜師乃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疎洞山老人草鞋斷矣腳跟露矣諸人
若知痛癢阿誰皮下無血博山與諸人同途不同
轍諸人向正位中來博山不在正位諸人在博山
拂子裏許諸人向偏位中來博山不在偏位拂子
在諸人袈裟裏許所以道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
風若向這裏徹去當下知歸不留朕兆其或未然
千百世修行未爲晚也故我釋迦大師爲勇猛衆
生成佛在一念頃爲懈怠衆生得果滿僧祇劫諸

昆仲當知明中有暗毫端現華藏之奇妙挾叶通
寶鏡瀉山河之影博山恁麼道猶是葛藤諸人也
須拚斷始得且道拚斷後作麼生行履卓拄杖云
不因樊子逕爭到葛洪家

結制上堂僧問古人道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請
問如何是塵中主師云江西原是豫章城進云如
何是化外賓師云青山自青山進云賓主相見時
如何師云綠水忻綠水進云恁麼則金繩界畔飄
黃葉般若堂前解垢衣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順數

一籌進云博山今日結制人人鼻孔撩天請問更與諸人說箇甚麼師云中施彩繪論劫不成顏僧禮拜師乃云便恁麼進堂去猶較些子更欲遲疑劒去久矣博山從來無佛法繫綴於人豈但博山乃至諸佛諸祖亦復如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所以道釋迦不達南方禪達磨不會西來意博山與諸人祇知二時逐隊但恁麼過時臨濟三玄三要誑嚇小兒曹洞兼帶叶通顛預無識馮仰暗機圓合鬼面神頭雲門面蓋乾坤心籠膽大法眼雖

云平易機險殺人博山總不恁麼今日與諸昆仲結制將九十日爲一時以一時爲九十日若向這裏會去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生死情枯真如體寂二途俱泯觸處皆通茲有嘉興沈居士不辭數千里來此供養大衆且道作麼生說個通底道理卓拄杖云根塵蘊界原無性誰道虛空礙眼睛

上堂搏聚四大緣生九竅識蘊奔馳何日了虛空無限水雲分石女從緣步荒草荒草披離四部洲煙雲旋合鎖重樓彈指豁開彌勒閣香水幡幢盡徹

頭諸昆仲當此時洞庭無蓋凍殺法身廬阜悲酸
清淚如雨欲償廬陵米價踏翻東充橋梁從教雪
潔水清管取兒孫滿地到恁麼田地以何爲驗卓
拄杖云深山乘瑞運處處紫雲飛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二

首座成正 錄

董巖語錄

上堂諸昆仲若論佛法列位未出禪堂門博山未出
方丈門早已漏逗了也又何待打鼓陞堂拈槌豎
拂揚眉鼓舌然後爲佛法哉然雖如是不免向第
二門頭爲大衆宣說若欲決擇此事須具大信根
信根若具便起大疑心疑心若起便得大悟門所
以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夫信者何須

言金集要
信有教外別傳之旨拈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
識田中如弊囊盛寶相似將自己參悟一念如金
剛王寶劍直須仗此劍剖此囊取寶到手始得正
剖與未剖之際不可起第二念有毫釐分別處卽
是第二念也有毫釐被世境牽引處卽是第二念
也亦不得置在無事甲中若置在無事甲中卽是
第二念也離此種種諸念正是做工夫得力處且
道如何是無義味公案如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
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

猛火着油煎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杖籬山
下竹筋鞭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礮磚此四
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隨拈一則參究若真發
明一一皆吾家故物耳且道發明後又作麼生行
履復笑云海爲龍世界空是崔家鄉

上堂佛法知時節秋風特地來秋空秋色滿秋葉砌
秋碁當此時也銀蟾吐彩丹桂飄香雁傳北苑之
書人問歸鄉之路所以云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
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禪德還有知此時節者

麼若未知便好知去當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莫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腳亂便悔云嗟過好時節了也若知得又何勞博山在此座上叨叨旦旦豈不見南臺和尚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衆旣知時節吾今不再三然雖如是南臺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衆中還有簡點得出者麼若簡點得出便進前掀翻繩牀喝散大衆博山也恠伊不得

上堂若論佛法一切處現成法眼由斯領悟地藏以此傳心看他師資授受之際有甚麼奇特所以云

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大地相逢口不開諸大德欲明佛法須向釋迦未生時會取欲明教外別傳正法眼藏須向世尊未拈花迦葉未微笑時會取欲明安心之理須向達磨未開口二祖未斷臂時會取於斯時節會得猶較些子若待世尊生下時一指天一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便已納敗闕了也所以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

爲報佛恩諸昆仲其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
可請出來與吾相見其或未然可趁此手強脚健
快須努力決明此事始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
也良久云會麼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
人

上堂諸昆仲欲參博山禪於未開口時會得猶是落
二落三了也稍覺遲疑便合喫痛棒又何待開口
縱能會得堪作甚麼豈不見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又安可爲當家種草也臨濟大師云向第一句薦

得堪與佛祖爲師向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
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博山則不然向第一句
薦得便合喫痛棒向第二句薦得添枷着杻向第
三句薦得斬頭求活何以故個中半句也容不得
誰與你論第二第三鼓粥飯氣去也諸昆仲欲明
這個說話把萬緣放下單單只究此事如一人被
萬人趕來一起趕到萬丈坑邊若不跳下便碎屍
萬斷當此之時懸崖撒手拌身一跳直教到底使
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待氣息甦醒起來便走上岬

語錄集要
此岬卽是大路搖頭擺手到家始得諸昆仲莫說
此事是難便生退屈若生退屈百劫千生無繇解
脫須發勇猛信根當知乃佛乃祖皆如斯成就彼
既丈夫我胡不爾古所謂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
深巖也着開

上堂至體無生何拘緣境理無修證行絕堦差所以
云有相修行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念頓契
佛家且如博山在此座上列位承聽我法是有心
耶是無心耶若說無心聽法者誰若說有心將何

頓契佛家非但不契佛家猶恐墮有相修行而多
劫終成敗壞矣諸昆仲若究本體無生便合本妙
教中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
故說無生此四句偈徹底爲人是教中極則若是
衲僧分上一點也用不着何以故在此淨白地上
誰管你自生耶誰管你他生耶誰管你共生耶誰
管你無因生耶若向衲衣下會去說自生亦得說
他生亦得說共生亦得說無因生亦得何以故在
此人分上天不能拘地不能束陰陽不能管五行

不能局不作衆生不成佛道且道畢竟向甚麼處
去良久云佛祖位中留不住鏤湯爐炭孰輪迴
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
牧童慈明老人舌頭拖地列位知得也未當知此
偈非妙悟而莫能知悟非情盡而莫能曉情非工
夫而莫能忘若於此偈徹去三千七百祖師說話
皆一場笑具說甚麼君臣五位接引初機說甚麼
炤用三玄誘諭後學所以云靈苗瑞草野父愁耘
玉瑣金匙智人不顧若具超方眼目卽是洒落衲

僧便好打禾山鼓唱德山歌擎秘魔叉舞道吾笏
向十字街頭搖鈴振鐸於孤峰頂上嘯月吟風其
間還有與博山同遊戲者麼衆無對復笑云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道非難亦非易要在當人無師慧一拳打破太
虛空一脚踢翻滄海水翻身直向新羅國須彌倒
挂毫毛角皓月團團出海門清風匝地難描摸難
描摸知不知今古攸分類不齊卽角總言心量大
年來方覺語聲低語聲低辨端的對面白雲千萬

里分明覲面更無真暗似日兮明似漆諸昆仲須
委悉更有容易禪重與通消息良久云初三十一
中九下七

上堂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明似黑月暗如皎日於此
四句之上會得便見燦大師七縱八橫釋迦尊九
紫十赤其或未然更有容易禪與君須剖析豈不
見水面挂燈毬東壁打西壁生鏤鑄蒺藜拶出黃
金汁阿呵呵甚奇特明眼衲僧須辨別參

因事晚叅今晚好月大衆見麼可謂玉鑑光輝觸處

週幾多盲瞽黑漫頭可憐不受金錮者頭白終歸
暗裏休此月古今評論者不少自世尊以來迨于
今日千賢萬聖莫不盡力提携老婆心切簡點將
來抵說得月影邊事要見真月麼須是自己開眼
始得所謂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說得彷彿
彷彿依依稀稀縱然道得十成博山未敢相許
何以故肘後不具靈符盡在是非窩裡大衆直須
努力跳出是非關若不跳出是非關三途黑暗將
何抵珍重

上堂二月半春風撼面時光換百花郊外鬪芳妍好
鳥枝頭爭噪亂惟有禪家渾不改塵毛括盡大千
界淨土分明在目前直下是名觀自在誰更云玉
閣瓊樓誰更云幢幡寶蓋喫夢幻空花何勞賭賽
最喜杉山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歲旦上堂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
半露龜爻大衆此是博山寺五百年前無隱經禪
師歲旦上堂語山僧今日亦有四句燭影搖紅處
香烟飛白時現成的佛法也要大家知如此會得

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
似如黃金之黃白玉之白曠大劫來未嘗變異大
衆且道那裡是現成的佛法衆無對師良久云東
君昨夜傳消息報道新年喜太平

上堂萬里不挂片雲虚空突出眼睛放開七片八片
收來一丁兩丁只饒通身是眼筭來抵得八成大
衆還有十成的衲僧麼喫且莫道着便下座

董巖菴講維摩經請師上堂五百童子從妙喜國來
脚跟下多泥水三萬菩薩往毘耶城去牙痕裡盡

雌黃不因示疾老毘耶劒戟鎗林難下口諸昆仲
當知至體無法可繫強名曰淨求其淨相不可得
但有其名名亦不可立或云無垢稱木人看陽燄
翻波石女聽乾城逸嚮不留朕兆法界齊觀鼓吹
將來一場露布縱是通身無口未免大笑毘盧諸
昆仲當知法假人弘碑文刊白字題因人立當道
種青松猛虎喉中活雀兒救得是好驚鼻蛇邊爛
拄杖拗折爲奇且道博山意在什麼處吽吽以思
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

不能得然則博山今日高登華座大展法筵敢問
說何法耶解脫法耶不思議法耶不二門法耶現
神力法耶咄是何言歟良久云維摩大士來也稽
首大士雖則塵面蓬心要且起居多福

經題

上堂如是之法我從佛聞如是之法佛從我生拶出
虛空之髓倒拈蘭蕩之針觸着三世諸佛鼻孔只
得吞聲忍氣一任諸上座抱大不平諸昆仲當知
身外無土誰是佛國土外無身誰非佛國湖南老
人一麟角解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又云會萬物

而爲已其惟聖人乎然此則佛卽國國卽佛佛外
無國求其國不可得松陰凝翠壁國外無佛求其
佛不可得香霧靄青蘿博山總不恁麼是佛好與
一捆直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是國好與一捆直
教大地平沉虛空粉碎諸昆仲直饒煉作一團未
是衲僧向上事何以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
二俱不受

佛國品

上堂法身無去來之跡應萬有故不來而來至體絕
上下之分總羣機故不合而合寶蓋覆三千之界

微塵等刹海之方山河大地川流泉源日月星辰
天龍宮殿乃至十方諸佛說法悉現於寶蓋之中
寶蓋覆世界百千萬億世界入於寶蓋而世界不
小寶蓋不大世界覆寶蓋百千萬億寶蓋入於世
界而寶蓋不小世界不大於此五百寶蓋而結成
一蓋莫是如來神力耶大定莊嚴耶淨心變現耶
乃至無我無造無受者之所成耶若如此會則未
夢見寶蓋在古德云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隻眼喚
寶蓋在諸上座眼裏得麼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點

靈光喚寶蓋在諸上座靈光裏得麼大千世界在沙門一點靈光裏喚靈光蓋覆寶蓋得麼若如此會去非但凡夫小乘所不共乃至諸大菩薩所不共文殊普賢亦不共釋迦老子亦不共維摩大士亦不共何以故報化非真故華嚴經云若有見大覺解脫離諸漏不着一切世此非證道眼且道五百童子是證道眼耶非證道眼耶若是證道眼五百童子眼在什麼處若非證道眼五百童子眼亦在什麼處諸昆仲作麼生是證道眼門前脩竹來

儀鳳澗底清泉隱臥龍

獻寶蓋品

上堂若欲說佛法無法可說法若以法說法恐辱於大法然雖如是博山亦無開口處列位請博山登此座何爲也不免俯順機宜向第二門頭聊開一線將淨土二字從頭註解一遍去也心淨土淨大千世界摩尼鏡打破鏡來時與諸上座相見土淨心淨運爲不出那伽定七顛八倒時與諸上座相見衆生行業不同途猛火燄中那容蚊蚋美惡從彼類所現瓊花鏡裡影象昭然欲求淨土衆生心

言金集要 卷二
行中求從來不曾點污豈但淨土佛亦不爲安用
求乎譬如造立宮室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西天不
逢唐土不會若以空地隨意無礙根塵界中具此
一坐具地在梵天鷲子而所見不同易分雪裡粉
諸佛衆生而本源一爾難辨墨中煤於是如來以
足指按地曠大劫來未嘗變遷不勞神用卽時三
千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寶莊嚴喚作瓦礫砂石坑
坎堆埠得麼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
等無有異自在天宮向什麼處去也螺髻梵王亦

須具慚愧始得諸昆仲清淨寶莊嚴土悉皆圍現
諸上座還要見也無若要見便向這裏見去若不
見自是諸上座不見怎怪得博山良久云舌頭無
骨眼無筋對面白雲千萬里

淨土品

上堂善權有則謂之方物應斯順謂之便大海全歸
一滴太虛祇是一線擲出駭鷄之屎入彼姪坊酒
肆放出屠龍之手何妨俗舍魔宮現長者居士之
身雲藏無縫襖作帝釋天人之主花綻不萌枝諸
昆仲維摩大士以大悲入生死海不捨衆生故以

大智入生死海不迷衆生故逮乎開物導迷應時
動善如一面寶鏡相似汝將一莖草來鏡中便現
一莖草鏡安得成草也汝將一錠金來鏡中便現
一錠金鏡安得成金也汝將瓶盤釵釧來鏡中便
現瓶盤釵釧鏡安得成瓶盤釵釧也諸昆仲當知
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金剛三昧經云不生於
化其化大焉南岳大師云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
盡亦此意也又如烈火燄中是草是金是瓶盤釵
釧盡入於烈火燄中煉成一箇不留影跡還知維

摩大士落處麼四海浪平看華鱗而吞吐九霄雲
淨憑靈鳳以翱翔諸昆仲且道吾祖師門下與維
摩大士還有優劣也無叫侍者維摩大士在甚麼
處喚來與博山拈背

方便品

上堂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
可信也若如此看徹四百四病沒處安着四百四
病既沒處安金剛不壞之身當念具足無量功德
之聚觀體全彰四無量心六波羅密無不備舉古
所謂若要直捷會一切總不是若要直捷會一切

總皆是諸仁者還要直捷會麼金剛不壞之身卽
汝等精液膿血是也無量功德之聚卽汝等四大
五陰是也四無量心卽汝等集起緣慮是也六波
羅密卽汝等根塵界處是也如此若不會執身取
靜非宴坐也我垢不除非說法也慈心不普非行
乞也不達平等非法食也不觀根器非適機也不
了真空非論義也相無相見非天眼也不達實相
非奉律也不履無爲非出家也不識佛身非巾侍
也諸昆仲十大弟子各負已之功幹大似棄滄海

而逐波向日中而逝影豈智者乎然雖如是總被
維摩大士將泥彈子換却十大弟子眼睛去也十
大弟子還知痛痒麼譬夫堯舜八彩舜目重瞳從
古洎今縱有巧手丹青畢竟描寫渠眉目不出諸
昆仲要見堯舜眉目麼直須向堯舜未生以前開
眼始得

弟子
品

上堂妙道虛玄方之以實真空廓爾體之以靈微妙
德以無方齊古今於一念彌勒說不退轉之行撮
摩空花釋迦記未來世之尊延綿夢境四事推尋

言金集要
求其生不可得一念彌亘括其記安寄乎旣解空裏弄花不妨夢中說夢古所謂安置水月道場成就空花萬行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非此之謂歟夫菩提者不可以身得六月火燒無影樹不可以心得三冬人嚼孟津永不可以身得身是菩提故不可以心得心是菩提故萬紫千紅就裏無邊春色身心及菩提是三無差別桂林月渚個中誰辨秋光於實際理地求其身不可得求其心不可得求其菩提亦不可得到此則步步登玄智

不能知識不能識所以肇公云聰者無以容其聰智者無以運其知辨者無以措其辭像者無以狀其儀及乎開物成務應化無謀古今天地人物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人叢鳥跡城市鄉坊車馬駢闐晝明夜暗莫不悉承菩提恩力當知舉足下足無非淨名道場左之右之盡是光嚴住處三萬菩薩各運無功之行二千魔女堪傳無盡之燈上至於難勝如來下至於最下乞者果能分別不生是無等等故般若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詩金集要 卷二
無斷故諸昆仲要會維摩意麼都是菩提無有不
是之者要會博山意麼都不是菩提無有是之者
個中有伶俐衲子將是非二字拈向一邊從這裡

會去

品 彌勒

上堂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城東母指皆佛面來
已更不來見已更不見萬別千差成一片欲知萬
法皆空大似浮雲閃電智者了無分別愚徒强拈
名言欲求正智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幾片白雲橫
谷口欲求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一輪明月印

波心野狐向金毛隊裡翻身金毛向野狐窟中踞
地如斯會去則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衆
魔樂生生死死亦不惡菩薩於生死而不捨把將
生死來外道者樂諸見還見諸見起處麼菩薩於
諸見而不動太跛挈生雖是拈空塞空正好以楔
出楔吸盡去也三界何安倒跨泥牛縱之無所縱
之無所則攀緣何生攀緣不生拔其病本到此則
純鋼打就生鐵鑄成有時在泰山頂上安身有時
在大洋海底立命若夫菩薩以愛見心貪着禪味

等諸法是名無慧方便縛如時作麼生待風清月
白時共汝商量若菩薩無愛見心不貪着禪味等
諸法是名有慧方便解順時作麼生待雷轟電掣
時共汝商量解縛雖殊至體不二一根既返六用
互施諸昆仲此是涅槃心如何是菩薩行如博山
晝起暗眠五鼓燒香清晨禮佛天明早粥日中午
齋乃至迎賓待客胡言漢語瞬目揚睂且道還與
佛法相應也無喚作菩薩行卽不可珍重

文殊
品

上堂諸昆仲盡大地是黑漆漆地汝向什麼處開眼

盡大地如個猛火聚汝向什麼處藏身盡大地如
一金洋銅汁汝向什麼處開口盡大地是個鍊刺
林汝向什麼處下足古所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經云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
着法求不着衆求乃至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
所求然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你開眼處無你藏
身處無你開口處無你下足處四大五陰向甚麼
處安着山河大地從什麼處得來然此則孤迥迥
峭巍巍淨躑躅沒可把盡大地無針鋒許空缺處

釋迦老人亦無開口處神通妙用總用不着又何
勞斷取妙喜世界借座燈王如來歛沙界於毫端
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藏劫火於腹中延
七日爲永年促長年爲頃刻大似聚沙作塔等同
兒戲衲僧分上總用不着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
自從劫外花敷後直至如今笑未休

不思議品

上堂諸佛是幻衆生是幻菩薩亦幻幻出無根幻復
成幻幻佛既知幻我我幻何如佛幻一切幻菩薩
於此幻世界以斯幻法覺悟幻生於此幻化中行

真實慈也於真實慈中成就無邊幻善向無緣體
上度脫無量幻生拶碎玉琉璃虛已實他是務揭
開真寶藏賑貧濟乏爲佳善不善若浮雲碧海珊
瑚孕秀身受身如旅泊瑤池蓮萼披芳欲貪從虛
妄而生鐵牛舐犢三春雨分別從顛倒而有木馬
嘶風一夜雲諸昆仲當知幻法無依真心無住無
住無依是大火聚石火電光無着眼覷取之是迷
捨之非悟關窅險危鴉飛不度如馬之馬如虎之
缺指花夢花見柱非柱輔之順之五五廿五於是

文殊師利菩薩以無住本立一切法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波簡點將來好與痛棒何以故爲渠祇會遮惡不知護善復笑云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觀衆生品

上堂虛而靈寂而妙纔思惟行不到堪笑缺齒老趙州將丈六金身拈來當莖草一莖草是個維摩丈室天女從甚麼處得來一莖草是個天女身形維摩丈室安在什麼處只饒天花不着也被渠當面熱瞞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眼裏着沙不得耳裏

着水不得勿謂此花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花無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淨白人前不得說夢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燈籠同年露柱同壽吾止此室如者年解脫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於三乘當何志求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如入簷蔔林惟嗅簷蔔不嗅餘香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莫是男子麼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於此沒當生何所鑊湯爐炭劒樹刀山佛化所生吾於彼生淨

白人前不得說夢汝其久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七佛以前安名立字汝舍利弗還爲凡夫時
我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淨白人前不得說
夢我爲凡夫時無有是處舍利弗卽今豈是聖人
耶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淨白人
前不得說夢諸昆仲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甜
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
物覩維摩會上一個個聖智睿聰何似博山座前
聾者聾兮瞽者瞽

天女
身品

上堂如何是佛七凹八凸如何是道冰霜雪電要知
佛道幽玄這裏看來恰好通達佛道行於非道擊
水驚魚穿林驚鳥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以緇混素
呼白爲皂謾將惡水薦頭澆昨日嬰兒今已老行
五無間罪而徹底水清入三惡道而澄潭落影徹
底水清骨格繇來故舊澄潭落影風流不出當家
示行三毒而成就慧心九轉金丹堪點鉢示行六
度而豁開智眼幾番落葉不知秋徹妙義於諸經
架橋梁於六趣破魔外之計執成權小之智悲可

謂寶手功德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者也乃至投明珠於濁水擲至寶於淤泥興正路於邪途現涅槃於生死譬夫一水成湯鹹之淡之酸之辣之甜之苦之且道喚什麼作水也喚什麼作湯也經云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有人於這裡簡點得出博山將袈裟覆之珍重

佛道

上堂蜂房有蜜粳米有粥無明是慧煩惱卽佛月月從東海昇日日向西山沒大丈夫兒誰不知有虛空坐斷成窠曰無爲大浸任彌天殖種於空

終不就經云有身是如來種真箇是蝦跳不出斗無明有愛是如來種好兒終不揚家醜貪恚癡是如來種一切佛法從斯有四倒五蓋六入七識處是如來種人人鼻孔向下垂那個眉毛不解皺乃至十不善道六十二見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檻捶堆頭無價珠一顆圓明非淨垢諸昆仲若向這裡會去正是借路還家就身打劫無量寶聚當下知歸若這裏不會直饒坐斷虛空清光炤眼不通凡聖正是迷家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是以曼殊大

言錄集要
士善用返魂之藥仍續斷途之橋捩轉鼻頭掀翻
唇齒布齒菖於淤泥殖菩提於糞壤指生死海內
有無價寶珠諸昆仲我等卽今在生死海內頭出
頭沒且道無價寶珠在什麼處膿血團中赤骨歷
精光直射斗牛墟

如來
種品

上堂大道之源混沌之先騰今耀古徹地通天斫却
中心樹子看來祗得一玄諸昆仲若論此事要識
得親生父母若識得親生父母莫道參學事畢更
要知毘盧有師法身有主經云智度菩薩母方便

以爲父此是化儀父母非親生父母也又云一切
衆導師無不從彼生此是化儀導師非毘盧師也
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善心誠實男維摩眷屬
一棚傀儡不假線索各人衲衣下簡點看還有許
多般麼又當知空寂含覆是房舍也塵勞旋全是
弟子也親益成已是知識也四攝誘引是妓女也
歌誦法言是樂音也總持廣納是園苑也密固扶
疎是樹林也開合適時是妙花也知解造實是慧
果也去熱除垢是浴池也三昧澄清是定水也其

間更有一事聲訛不可不辯經云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若識得無垢人便識得親生父母若知親生父母便知毘盧有師法身有主諸上座要知法身主麼無手童兒能指出分明貌醜不堪傳維摩

眷屬動品

上堂南泉大師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大師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蕩產南泉父子至親骨肉因甚麼造詣不同若向這裡會去豈但徹見南泉父子亦乃入得維摩不二法門博山當時於趙州

破家蕩產處便會得南泉作活計於南泉作活計處便會得破家蕩產此二語雖如永炭唯親履實踐者乃能知之諸昆仲此事不從學問得不從思惟得不從脩證得不從辨慧得只如維摩大士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問若雲興辨如瓶瀉到這裏亦開口不得只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可謂理屈辭窮非但要默然不得不默也古德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總是瞌睡漢說他作麼文殊大士略較些子向這裏按下雲頭睜開碧眼

雖然如是祇知掃葉不覺瑕生獨三十二菩薩一
個個攢花織錦向無烟火處閒弄春鶯於沒踪跡
處開展門戶非但有益於當時正爲有益於現今
亦有益於將來也假如有一僧向博山道和尚莫
錯從古洎今未嘗有人如是批判博山祇向他道
博山錯何似上座錯豈不見不因夜來雁爭見海
門秋

不二門品

上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咬着牙齒震動大千俊鷹
不打籬下雀好兒終不用爺錢舍利弗纔欲得食

早已被呵我等一日三餐如何理會廬陵米價要
且不知閻羅老子打筭飯錢作麼生折合到這裏
智慧辨才神通妙用總用不着只饒維摩大士遣
化人至四十二億恒河沙世界上衆香世界乞香
積世尊所食之餘復至娑婆世界施作佛事衲僧
分上簡點將來正是鬼神活計當得什麼事諸昆
仲若知十方國土猶如虛空衆香世界不離跬步
一念清淨釋迦佛卽是香積佛娑婆世界卽是衆
香世界若一念非清淨香積佛卽是釋迦佛衆香

世界卽是娑婆世界諸昆仲若向這裏信便信去
若不信從教立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香積品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迦老人有耳如聾胡地
冬抽香筍楚天雁入回峰擊碎晴空一色揭開雲
霧千重此是衲僧分上具足底神通妙用又何勞
化寶座將丈室置右掌然後爲神異哉亦是維摩
大士佛事門頭瞥爾如是非實事也衆香世界以
香飯入律行娑婆世界以文字語言而入律行此
悉是菩薩導機動善應權化物亦非實事也或有

國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
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乃至有以佛威儀進止
諸所施爲而作佛事然古今非一世變時遷在博
山分上總用不着博山但將現成底現前底指示
大衆有時以森羅萬象而作佛事有時以日月星
辰而作佛事有時以園林浴池而作佛事有時以
水流風動而作佛事有時以揚眉瞬目而作佛事
有時以搬柴運水而作佛事乃至與諸上座耍笑
謳歌而作佛事諸昆仲且道與釋迦老人維摩大

士是同耶別耶復笑云日月有明晦聖凡無二心

菩薩
行品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靈見聞
覺知是載道之器道不卽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
覺知動靜起止是聖所行處聖不卽動靜起止亦
不離動靜起止若得大轉變方有語話分諸昆仲
若以見爲見有見有不見以無見爲無見此卽成
斷見若欲具正見無見無不見若以動爲動妄心
彌更動以無動爲無動此人非佛種若欲知不動

動上有不動會得此意縱萬境紛紜之際而恬然
寂然所以肇公云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
不動日月麗天而不週教中謂東方妙喜世界有
佛世尊名曰不動東方乃羣動之本佛名不動亦
此意也而以妙喜世界入娑婆世界事有往還之
跡理無往還之功如有一人從東方來東方虛空
無有空缺處復至西方去而西方虛空無有逼塞
處如斷妙喜世界至娑婆世界妙喜世界無空缺
處娑婆世界亦無逼塞處非神通力也法如是故

若會得此意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何以故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故法華經云假使有人登須彌頂爲人宣說十二部經未足爲難暫讀此經是則爲難諸昆仲黑的是字白的是紙縱是圓頓教乘不出大方廣十二部經典等且道喚什麼作此經這葛藤話不了喝一喝云專爲流通

見阿闍佛供養品

戊辰重至董巖上堂天不蓋地不載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千人萬人中不向一人不背一人是

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虚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蚊蟲着睫上安身蟪蛄腹中敷坐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於此四種上會去許諸人升博山堂未曾入博山室更須知博山室中受用始得諸昆仲頓明佛心毫無差互世間心念不見纖毫始名出世間人逢世間逆順境緣賢愚好歹如以手觸空了無交涉所以達磨大師云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

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卓拄杖云達磨大師來也爲汝等敷宣第一義諦
且道是何章句層巖磊落從教日炙風吹行樹清
凉好看花飛蝶舞

上堂佛不求佛心不覓心設有求覓者皆昧心取境
耳若達境唯心不生分別想山河無影跡大地絕
形踪青松與綠竹同科白鷺共黃鸝一色理無異
狀緣幻千途果然徹究根源頓絕凡情聖解古德
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當知此一字法門豈

但奪盡世間法假饒千佛出興於世行苦行坐道
場說法利生般大涅槃祇是緣生法以智眼觀之
如夢如幻攝大乘論云卽諸三摩地大師說唯心
繇心彩畫故如所作事業若達本忘情自然無惑
諸毘仲此是教家極則更須知祖師門下長處始
得且道作麼生是祖師門下長處拈拄杖云昨日
是重陽今朝又過一日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是聖是凡都一掃纔生
擬議隔天涯大似尋空向壁討諸毘仲能繇境有

境逐能成境。繇能境能繇。境能拄杖子。喚作能三
十棒。趲出院。喚作境三十棒。趲出院。喚作非能非
境三十棒。趲出院。喚作亦能亦境三十棒。趲出院。
三祖大師無風起浪平地。生波箇點將來不無滲
漏。雖然如是下文。幸有抹言。豈不見六塵不惡。還
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據此亦有過犯。何以
故。說個同字好。與三十棒。趲出院。卓拄杖云。不是
與人難共住。大都縑素要分明。

寶方上堂第一義作麼生觀佛法二字不可黏着黏

着則埋沒慧命。入荒田不揀草。猶較些子。博山當
日在佛法中。頭出頭沒。蒙先師親垂隻手提挈。在
淨白地上。仍被淨白爲礙。不免將脚跟下一片地。
拋向他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然後向太虛
空翻觔斗。孤標獨立。始得些子實用。今日與諸昆
仲相見。譬如白日攫金。諸人歷歷見博山。博山總
不見。諸人還信得及麼。諸昆仲若見明此事。須在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撞破虛空。始能捕空捉
影也。博山記得親先師。猶驪龍領下探珠。猛虎喉

中奪雀今日不免貴買賤賣去也諸昆仲還有估
價底也無良久云也不可當面錯過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三

首座成正錄

大仰寶林寺語錄

結制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
出博山出世亦爲一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
破顏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受熱瞞博山今日不
免信手拈來分明舉似使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
跟點地迥出毘盧之頂笑拈帝釋之花推倒大好
之山吸盡西江之水如此奇特誰不丈夫自貴擔

言金集要 卷三
荷誠難委縮諸昆仲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脩證
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分得有一等人閉門作活
暗裏休心將自己身心鍊得如枯木寒灰蟲咬衣
而不知蛛結網而不顧縱是百年在定終如一個
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玄沙大師云直
饒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
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諸昆仲須就明中取
則莫於暗裏偷光向花柳街頭連得九衢春色於
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應用無虧隨緣自在

昆仲且道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良久云祇有一
雙窮相手不曾輕揖等閑人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智盡無知無知知要博山
晝起暗眠筭來恰恰却好對談無論是和非三寸
舌頭胡亂掃有問禪夜深明月照窗前有問道無
角泥牛臥荒草有問法南嶽石頭苔路滑有問僧
眼中瞳子面前人更有當陽向上句分明說與君
須記從來孝子諱爺名等閑拈出同兒戲諸昆仲
博山今日拈出可謂不惜家珍也祇要諸人領略

言金集卷三
不然則辜負大衆去也復笑云不辜負剩栽無影
樹留與後人看

上堂佛法有因緣因緣非佛法彼此不相涉蓮花從
口發昔釋迦大師托質闍浮降神兜率未受羯藍
之孕便展無礙之鋒現世界而無邊化衆生而無
量簡點將來要且不會度着一個旣出母胎捨皇
宮之快樂受雪嶺之饑寒觀明星而悟真常卽塵
勞而成佛事要且不曾悟着一法及乎開場四十
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龍宮塞滿而法界全彰要且

不曾談着一字逮末後拈花示衆便云有教外別
傳說印心之妙偈付上行之金襴要且不會傳着
一絲及乎三千七百承虛接響人人拖泥帶水而
棒喝交馳各各帶水拖泥而眉毛倒豎要且不會
沾着一滴今日博山遠承慈蔭雖是他家兒孫要
且不行他故轍是佛亦剗域內不留朕兆是魔亦
剗緣中豈涉塵勞是僧亦剗拂羅漢之我人是法
亦剗出智眼之金屑當此法筵之際向蒼烟紫霧
之中細觀豹變於流沙絕域之外捷見飛黃直下

舉向上機徹頭示末後句諸昆仲既是直下喚甚麼作向上機既是徹頭因甚是末後句復笑云金背黃牛眠綠草銀蹄黑犬吠青天

上堂心本是佛智本是道認奴作郎終成不肖東寺要索鎮海珠仰山傾出一桮棖釋迦彌勒爲渠忙帶累博山渾落草不落草萬里山河明杲杲西湖水浸碧琉璃南海波斯無處討諸昆仲當此時也秋日微微秋菊離離秋雁南飛秋猿夜啼古所謂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今時節至矣作麼生是

本成佛的心以手約云看看傍觀者哂當局者迷參

上堂昨日是重陽今朝不見九惟有破落僧面南看北斗懶烹石女茶酷愛曹山酒棒打石頭人不落瞿曇後諸昆仲通玄一脉智者知疎不動金鞭白牛迥野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渾家不着孥撲碎玉琉璃擬向溪西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罷拈金彈子大地沒閑人不如隨分納些些秋風多帶殺秋露逼人寒諸昆仲更須知人牛不見

海湛空澄涓滴非聲千山不露怎麼時節轉位就
機一句作麼生道堪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上堂雲居祐禪師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個
真消息憑君仔細看諸昆仲此四句偈如啞子作
通事分明舉似於人祇要披襟領荷博山今年到
寶林寺恰恰應這個時節不免註解一遍與大眾
結個出世大因緣也月色和雲白人居翠蓋東更
求親切句款乃月明中松聲帶露寒冷落絕躋攀
渾身赤骨歷坐破蘚苔班好個真消息全歸顧盼

中夜深人盡曉清碧許誰同憑君仔細看當下骨
毛寒携筇深嶂裏跌坐聽綿蠻諸昆仲且道博山
註解還徹古人意否一聲鐵笛歸來晚笑展家風
爛慢看

上堂說一個禪字好與三十棒杖頭有眼明如日說
一箇法字好與三十棒優鉢無根滿樹花說一個
佛字好與三十棒分付老盧高着眼說一個僧字
好與三十棒莫教流落在天涯過得瀟湘渡口便
知清白人家管甚烟雲埋沒從教黑豆生芽翻思

昔日雲門老卸却鐵枷真個好一棒打殺貴太平
免使兒孫落荒草諸昆仲開眼說夢醒亦是迷白
酒青鹽我乃是誰寒水裂火痛下針錐今古幾多
伶俐漢分明辜負一雙眉復笑云博山罪過

上堂我有一句子當下絕羅籠遇險收雙足登山跨
遠峰雲凝天欲曉雷震鳥潛踪瑞草和根拔曇花
微蒂紅三玄稱絕唱九帶應奇逢淡淡澄江漢
啾啾較蠅螻不吐南山霧何妨八面風鬼角情方
瞥龜毛意轉濃拈香添社火擇菜挫來鋒石女頻加

額木人幸歛容願厭堆山富還期徹骨窮倒騎折
足馬踏碎玉屏風諸昆仲此句乃宗門中肯綮之
談博山今日盡情吐露若要會此偈意從水晶宮
裏穿下過來打破琉璃瓶子然後向十字街頭與
博山相見更有話在

上堂諸法不自生高樓石女夜吹笙亦不從他生展
似眉毛作麼生不共不無因青山隱隱碧稜層是
故說無生漫江水浸石頭城幾多獵犬尋羊跡誰
知一馬生三寅髻亂喜從城下看暮年不見白頭

人黃菊落英秋又過不知誰會凭欄情識盡髑髏
聽犬吠銷乾枯木喜龍吟諸昆仲更有三玄與三
要鐵膽銅心無處討吸乾滄海露出珊瑚枝冲開
碧落不顧無根草諸昆仲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上堂世尊拈花久晴雨也迦葉微笑久雨晴也航海
西來衣線綻也斷臂酬心骨髓露也瘋顛求懺罪
性空也倩人書偈本無物也南嶽磨磚牛非駕也
馬祖一喝雄峰震也三日耳聾聰無敵也踢倒淨
瓶世界傾也三遭痛棒杖開眼也卸却鐵枷脚脛

斷也過水撈著渠是我也觀影大悟我非渠也迤
邐行脚知親切也博山大似不肖兒孫簡點祖宗
過失今日不免翻案做個克家子將七珍八寶收
拾在一處然後跨白牛而坐斷十虛乘清風而遊
乎八極斫盡青松驚起千年白鶴高登碧嶂踏翻
幾片閑雲然雖如是更須知博山野牧樵情始到
大安樂處不然只饒聖處受生未免竿頭險墮

上堂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旣披龍樹影不問鄧林材
荆棘叢林荆棘圍繞鵠鴻雖有志安識海雲低荆

棘叢林旃檀圍繞客來雖不待應物善知時旃檀叢林荆棘圍繞高樓聲漸細移月過滄洲古人指出此四種叢林敢問諸上座畢竟在那一種叢林安身立命博山曾一一穿過今與大眾開幾重關鎖要入之者不可僥倖善而擇之若說旃檀叢林穿過荆棘叢林幾點翠封堦下石數行雁過楚天秋若說荆棘叢林穿過旃檀叢林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若說旃檀叢林不是荆棘叢林荆棘叢林不是旃檀叢林竹風與蕙蘭分香松影適茶烟

異色若說旃檀叢林卽是荆棘叢林荆棘叢林卽是旃檀叢林水中擇乳須是鷲王敢問諸昆仲博山卽今在那一種叢林良久云野老不知菴外事慇懃只向佛前燈便下座

上堂達磨不虛傳二祖不虛受碧眼胡僧皺兩眉看來不着隨人後密究深栽全火祇候龍隱長空鷄鳴白晝諸昆仲當知魚遊陸地笑殺陝府鐵牛虎踞衝衢驚倒嘉州大像法界撮來一粒太山只重三斤到此則罷扳雲樹懶聽風柯飲啄隨緣無循

言金集卷三
軌度有時在太陽門下而玄唱玄提有時在明月
堂前而分斤分兩有時在芳草波心澡浴而手折
青蓮有時在紫羅帳裏謳歌而針環玉線諸昆仲
縱有歡客嘉賓向甚麼處與博山相見良久云前
村烟浪裏犬吠有人家

上堂春雨淋不去瓊花生碓嘴夏日曬不乾深陰淨
如洗秋月頗相宜澄潭不見底冬雪凍法身飄飄
千萬里四季共一年循環差可擬寒暑不同時彼
此非相似恁麼也不得黃河水倒流不恁麼也不

得虚空生兩耳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燒火拾枯柴
遊山觀止水恁麼也得買石得雲饒不恁麼也得
移花兼蝶至恁麼不恁麼總得碧沼間紅葉清風
翻白羽諸昆仲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以
手畫一圓相云白牛放去無踪跡空把山童贈鐵
鞭

上堂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丈世界闊一丈火爐闊
一丈火爐闊一丈法座闊一丈法座闊一丈髑髏
闊一丈髑髏闊一丈眼睛闊一丈如何是古鏡隱

顯幾微無欠剩如何是世界拈來擲去椰子大如
何是火爐深撥寒灰有點無如何是法座坐談誰
管天花墮如何是懣懣趙州東壁挂葫蘆如何是
眼睛團團光瑩若銅鈴諸昆仲今朝初一明日十
五雪峰拋毬禾山打鼓大家齊賀太平年聾者聾
兮瞽者瞽惟有窓前白兔兒帶角鑽歸三尺土咄
下座

上堂天不蓋地不載逢貴買遇賤賣進前纔索商量
漆桶依然不快諸昆仲須是全身拶入徹底翻開

大唐國裏沒禪師沸鐵洋銅難下口今有一事問
汝諸人水底石頭顛倒走雲中泥雁往來飛這箇
若是卽頭上安頭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
這個不是卽斬頭求活如一月真其中更無是月
非月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
猶離見見不能及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斫
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諸昆仲諸方將宗註教博
山將教註宗還有優劣也無註則註矣破則破矣
且道夾山意在甚麼處好鳥盡從林下過鳳凰不

總舊時巢

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富嫌千口少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貧恨一身多泰山與華岳爭衡少室共雄峰側耳腹藏四大海腳踏須彌盧於金輪際下探不二之真源向香積界中搏無殊之法食此猶是門庭施設小不思議衲僧分中了無交涉諸昆仲須知法外無身心外無境智外無土空外無塵纖芥方投千門洞達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結菴摩羅果於不思議之鄉植旃檀陀林於無陰

陽之地且道古今阿誰得恁麼受用惟有傳大士較些子君不見山海坦然平敲水來煮茶惜乎此老早矣未曾得見博山若見博山好與痛棒還是賞伊罰伊要渠識痛痒始得諸昆仲此事不要與列位公子得知若知時將謂佛法容易也然雖如是且道那個皮下無血珍重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月中丹桂和根拔海底泥牛驀鼻穿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紅塵堆裏排班立白浪灘頭撒手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騰月火燒

無影樹三春人唱採樵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須
彌頂上花冠子非是人工蘊造來諸昆仲博山有
不思議的爐鞴將佛祖言教煉成一個鐵橛子針
劄不入水灑不濕若喚作教却又作是禪若喚作禪
却又作是教直饒於禪教中分別不生更須知禪教
向上有事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事玄都觀裏桃
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鼓山語錄

開堂拈香白椎竟師曰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

示衆尚餘一枝在博山手裏今日于湧泉堂上供
養大衆去也古德云昨日作嬰孩今年已老未
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恁麼說話披心瀝膽徹底
婆心且道作麼生說個三八九底道理卓拄杖云
黃河水溢黃河水雲霧山連雲霧山珍重

結制上堂三百年前諸尊宿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
話三百年後博山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雖則
依模畫樣大似捕空捉影劈水尋踪簡點將來不
無滲漏雖然如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諸昆仲若

知得彼時卽此時不見有三百年前此時卽彼時
不見有三百年後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
無來亦無住此猶是敎家事更須知有宗門下長
處始得且道如何是宗門下長處卓拄杖云朔風
凜烈吹開寒谷之花石火輝煌拍破木人之掌珍
重

上堂春日乍寒乍暖春風條有條無若從這裏會去
佛法天地懸殊不從這裏會去向甚麼處會纔涉
思惟成羣作隊不思惟處意如何行人更在青山

外今日博山親歷其境有一首偈分明舉似大眾
偈曰三腳驢子弄蹄行踏破蒼苔知幾層正恁麼
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卓拄杖云咦誰是其
人珍重

上堂舉拂子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古人恁麼道獨步全提至微至著
超規越矩方圓可成先賢朱晦翁嘗以此偈示門
人曰吾儒無此等語晦翁可謂知言也諸人還知
麼月渚風林流出現成公案鶯聲鳥語宣揚不二

法門雲中之木馬長嘶山外之泥牛倒走母居正位不犯當頭坐斷十方不通凡聖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縫子始得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縫子良久云口是禍門

上堂天地旋山河走面南辰看北斗家鄉田地設商量肉髻明珠誰不有諸昆仲論肉髻之明珠貴在親知論家鄉之田地貴在親到親知則取之不竭用之無窮親到則春耕秋穫布種以時果得如是受用譬如擲劍揮空母論及與不及此等說話大

似嚼飯餒嬰兒諸人分上因甚麼不薦卓拄杖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黑狗爛銀蹄白日通霄吠石女倒拈針木人相對語諸昆仲于此四句上透得過四方八面來虚空連架打所以道一雙孤雁貼地高飛兩個鴛鴦池邊獨立可謂明珠在握寶鏡當臺胡漢俱來隱諱不得諸昆仲團大千于掌上擲化土于他方探香水于金輪果能如是也儘奇特但切不得動着動着則打折汝等驢腰卓拄杖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轉山河歸自己月明當戶照轉自己
歸山河風冷厭山居撞鐘撞着老僧心祥雲從地
起鐘聲爲甚麼披七條衣寶蓋自天垂總不恁麼
道又作麼生不是家鄉客徒勞話歲寒此五種見
地雖則賞罰分明也要諸人委悉有一人在蘊界
屏處說非法語犯十三僧伽婆尸沙有一人在淨
白地上涕唾犯一百應當學有一人撥草瞻風攪
行奪市有一人露盤卓竿解作家方有一人針劄
不見血火燒不知痛病在膏肓不堪療治若有人

于此簡點得出博山分付拄杖子一任天下橫行
其或未然卓拄杖云柳榑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

金陵天界寺語錄

金剛殿拈香三門高聳臨霄漢廓爾方知祖道玄今
日脚跟親踏着優曇花影遍三千
天王殿拈香從來願力展慈威爍破虚空毫相輝依
正報中誰辨得山頭多見紫雲飛

大雄殿拈香黃金殿上三尊佛白玉光中一箇僧正

恁麼時何所據香雲旋結萬千層

振宗堂據座寶鏡當臺驗正邪阿誰獨蹈大方家博
山手段從來辣客到蒿湯便當茶

開堂此一瓣香彌天亘地耀古輝今太極鍾祥乾元
衍慶熱向爐中端爲供養我明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建立

三寶弘通大乘廣化衆生同圓聖智山僧某今日在
此法筵一言一句皆從

聖恩中流出以海水爲墨書其贊辭不能盡其萬一
也伏願

皇極御天遍大千而廣被

聖靈奕世昭萬古以常明

此一瓣香靈苗含潤寶樹敷榮景星聚以沐清庥
祥雲凝而乘嘉運熱向爐中端爲祝延當今

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偕聖壽以無疆

太子懋元良而永泰伏願

金輪永鎮日新鷲嶺之風

寶位增輝時邁唐虞之治

此一瓣香萬物毓以生成陰陽協而秀發爲霖現

瑞裕國祐民熟向爐中用酬

檀護

滿朝合郡宰官護法大居士福基祿位咸增性種

靈根並茂

此一瓣香龍宮湧出鷲嶺拈來輝寶鏡而利益羣
生徹重玄而全該正命熟向爐中肅申供養

先本師壽昌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師歛衣就座白
推竟師卓拄杖云諸昆仲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庭萬仞壁立千層祇演
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祖傳衣五宗競出運
無礙輪化無緣衆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馮山
大師敲唱同時暗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
彰妙用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
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
湛水晴空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

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驅耕夫牛奪機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者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盃月炤金沙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蔭循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欲明此一心之法三世

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諸昆仲大地沒遮欄要行行不去要住住不得且道向甚麼處出氣還知麼鳥鳴雲樹聲聲喚游子歸家魚躍烟波色色翻誌公陳案漩渡空中梵字刮開眼底重朦且道向甚麼處認取自家心地卓拄杖云鼻根浮面上更不用躊躕珍重

當晚小叅南嶽大師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諸昆仲心無所

言金集要 卷三
生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法無能住終日着衣喫飯因甚麼只認定着個自己去此二途作麼生折合諸人分上也須自看有人通得消息博山將袈裟以覆之

茶話若論叅學分中事當下教諸人領畧去當下無事去早是埋沒諸人了也其中有二種岐路一種學人擔佛傍家走乃至求佛求法求禪求道求玄求妙等隨處擔一擔子通身都是佛法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又有一

種學人自作主宰謂有甚佛可求甚禪可叅甚道可學只剝得淨潔無依謂是自己受用其實未到淨潔處皆是業識心生出此等邪見只饒到淨潔處未許有叅學分在諸昆仲若起世間貪嗔癡罪雖重猶輕若將淨潔處謂之叅學極則此業最重世間無有與等者諸昆仲直須掀翻此二種邪見且道向甚麼處討箇安樂古德云如何是頭只須知有果是知有不愁不盡却今時也從上諸祖推此一事最妙最玄如荳草味如金剛杵若何這裏

開眼方許有說話分今晚爲三方丈茶筵中吐露
個消息大衆作麼生理會若就此言句中透脫也
不難其或未然各自喫茶歸堂去好

上堂洞山大師悟道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
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
渠若能如是會方得契如如此是洞山宗旨綿密
回互皆從此偈中流出不可不理會諸昆仲此偈
中有二句最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者何
物也而正是我我者復何物也而不是渠且道是

一個是兩個若向這裏會去始可有參學分須知
此偈豈但曹洞宗旨卽五家應機接物皆當向此
句中印過始得不然在一機一境上得些子解路
盡是掠虛頭漢有甚麼話會處所以曹洞有三種
滲漏一者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此不離卽
毒海也二者情滲漏智存向背見處偏枯此向背
卽偏枯也三者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體
妙卽機昧也若據此三種滲漏學者明晦如見肺
肝所以博山舉眼無人非敢以生滅勘驗諸方若

言錄集要 卷三
見徹此偈洞山大師未曾入滅博山雖在今時亦
不諳今時事祇與諸人二時逐隊諸昆仲古木叢
中躑躅漏逗法身大洋海底翻騰清損漁父徹見
本來面目野雲散而天青掀開煩熱胸襟衣線綻
而體露還有與洞山大師共出一隻手者麼卓住
杖云舉頭天外看誰似我般人

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
迢苔路滑仍將佛法問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
塵不立清如洗三個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

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註不破歷代祖
師機深智廣潛興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趨繪彩
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麼處捫摸所
以云羅籠不肖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
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也只要諸人知
箇落處始得諸昆仲青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
家綿密密時機婦罷金針而夜織香銷錦帳露浥
芙蓉發清嘯於深閨吐微言於連枕情濃意洽試
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云分明一段風流事

不與諸人較短長

小叅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在諸人心意識中悉皆具足汝若認着心意識便昧却百千法門汝若體會得百千法門何處有心意識來這些子關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諸禪者各各在衣線下開眼拚此一生討個著落

上堂南陽忠國師云青蘿負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諸昆仲作麼生說個本閑的法若會得本閑法則大千世

界有情無情等無纖毫闢相若有纖毫闢相則不得本閑法也何以故闢卽法故所以道靜則埋根千尺動則當處生苗只饒不動不靜未免飄飄搖搖博山則不然動則寒氷凝結靜則白浪滔天直下了無動靜紅爐片雪如綿若於此二偈中會去始明得本閑法也諸昆仲動非動相雖動極以恒安靜復靜元總靜機而常運秉常運之樞機履恒安之玄軌寶鏡懸而無隱隱珠簾捲以納方來不涉呼吸之離微寧有去來之踪跡諸昆仲順則吉

也逆則忤也宥則自許也若於靜閑親疎而較其優劣者盡其恒沙思量分別莫能得其量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古德撥塵見佛時如何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又僧問古德撥塵見佛時如何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二大老各道得一邊一箇則門庭施設輝煌掌上之珠一箇則入理深譚擊碎秦時之鏡若是博山則不然有問撥塵見佛時如何紺髮旋螺髻堦綿印手文學人不會意旨如何青蓮

捧雙足赤肉挂金襴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說是同作麼生說箇同底道理若說是別作麼生說箇別底道理若向這裏融會得去博山與汝結個同叅諸昆仲居正而不立正位泥牛吼海岸之風垂偏而不佳偏方石女弄珊瑚之影乞食於三家村裏謳歌於萬仞峯頭借松鏡以瀉清光拾苔錢而嚴富態有人向三種問荅上徹去洞上宗風於斯有賴矣珍重

茶話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紅塵堆裏露全身

了知萬法空無物那見山河礙眼睛三歲孩兒頭
似雪神光萬里一條鐵底事分明說與知當戶連
山也太奇兼帶位中親近破巖前石虎夜生兒生
兒則且置且道是甚麼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屈指顛
倒數來依舊寸長尺短珍重

荅問

僧問斷簡殘篇卽不問斬新條令一句請和尚道師
曰裂破幾重清世界倒騎玉象趁麒麟進曰此猶

是斷簡殘篇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天下太平萬民
樂業師曰吸盡南山霧長存北嶺松僧禮拜

僧問夾山大師云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
舌人解語敢問和尚如何是無舌人語師舉拂子
云會麼進曰此猶是有舌人語畢竟如何是無舌
人語師曰白雲彌世界虛空無去留進曰如是則
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譚也師曰汝向甚麼
處見老僧進曰中興曹洞之宗除是和尚始得師
曰也是閑言語僧禮拜

僧問古人有言有物先天地未審是什麼物師曰空中書梵字進曰無形本寂寥髑髏邊還有氣息也無師曰撲破不成文進曰能爲萬象主未審是同是別師拈拄杖云這箇不可喚作拄杖子進曰不逐四時凋究竟將來相去幾許師云這箇喚作拄杖子始得進曰正當恁麼時普天之下蘭膏繼晷佳景呈祥如何是博山境師云塔下苔錢砌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鼻梁向下垂

僧問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正眼看來猶是無風

起浪敢問和尚說法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此去江西半月程進云倘遇個六根不具底漢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水谿水底清如鏡進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楊子江頭浪濊天進曰恁麼則和尚恩大難酬師曰禮拜了退

首座問云適聞和尚高低一顧眼見鼻梁稭如畱塞虚空作麼生轉得身吐得氣師卓拄杖云蹤跡不施功千山添翠色進曰恁麼則撲破虚空通身活眼師曰門前一水收三水屋後千松蓋萬松進曰

祇如蕭使君道山河大地渾成夢且道是真夢是浮夢師曰直下看取進云與麼則龜毛拂子春風動拄杖縱橫法界收師曰且放過一籌座禮拜

僧問今日壽誕敢問和尚年多少師曰頻添花甲子數到劫雲初進曰祇如和尚未出世時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手中拂子三十錢買來底進曰謝師答話師曰且道劫雲之前是何境象進曰今朝不用重追究曾向湖南佛國來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僧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烏龍潭上浪滔天進云恁

麼則有量也師曰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僧禮拜

茹居士問向上一着如何道師曰石頭城外垂楊柳進云這是衆生眼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吹盡殘花色愈鮮進云未爲奇特師曰居士向下會取進云弟子叅學二十年今日學得一拜便禮拜

卓居士問諸佛國土亦復皆空畢竟向甚麼處莊嚴淨土師云青龍山上鹿兒肥士無語師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流鶯雖有語天籟聽無人

諸錢集要 卷三

張興公居士問和尚言學人須全身入理乃可問問上事卽今請問如何是理師曰橫身當宇宙大地沒遮欄進云如何卽得全身入師曰盡力推爺向裏頭進云未全身入者過在甚處師曰珍藏燕石不辨金光進云全身入時以何爲驗師曰十方消殞左右逢源進云全身入理後如何師曰跳出千層浪方誇稱意魚

陳雲怡文宗問渴鹿趁酸如何得歇師曰知不是水則了問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

曰覓他作麼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云咄誰敢當鋒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分割師云嘗過始得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師云呼名卽應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云殺盡安居問的主主人翁如何得覷面一見師云求見者不的的問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南指是誰作主師云真箇鐵心腸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宥破家蕩產師云解作家方者問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

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師云轡在居士手裏用追作麼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恁麼安身立命師云妥妥貼貼問未開口以前爲甚麼便棒便喝師云做賊人心虛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云毋容湊泊用在臨時問日昇月沉雷轟電掣山靜雲閑水流花開農歌牧唱婦諍兒啼莫非是這個逆現如何得拈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云居士終日還飲啄也無問今脩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多口說

無常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云眼上眉毛重七斤問高峰云大徹之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旣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云左搓芒繩縛鬼子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這一句如何得恁麼有力師云世界賴斯成

六雪首座問學憑入室知乃通方入室且置通方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斷貫索却用得問入室事作麼師云稚子敲針問如何是坐斷毘盧底人受用境

界師云敗葉成堆問倒跨師子底人向甚麼處行
履師云羊腸鳥道問橫行四海底人未審具甚麼
手段師云小伎倆問懸崖撒手底人命根還斷也
未師云待闍黎命根斷卽道問八卦正位如何排
得師云不得錯下點畫問路逢猛虎時如何迴避
師云叉手當胸問鐵樹珊瑚因甚麼被泥牛衝破
師云阿誰證據問無蒂曇花阿誰拈得師云無手
者問金剛際水如何汲得師云何勞太攘問和尚
籌室中有多少弟子師云心字不加點問祖祖相

傳衣鉢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云案山石上共汝
商量問千問萬問不消咳嗽一聲都已答竟未審
和尚如何答話師云知時節卽還

僧問昨夜見一鹵莽漢殺却毘盧遮那如來未審如
何判斷師云盡情斷却

僧問如何是白椎下事師云瀑布有聲雲不掩問如
何是白椎前事師云深澗無魚水自清

僧問古人教人及盡今時祇如及盡後又作麼生師
云懶梳蓬亂髮喜遇當來賓

僧問樓閣門中還容打瞌睡漢也無師曰待汝醒後
卽何你道

僧問善財五十三叅未審如今還行脚也未師曰洗
脚上牀眠一夜三千里

僧問楞伽山旣不可往爲甚麼被夜叉王所據師曰
手親眼便

僧問驚鼻蛇撞着赤眼人作何躲閃師曰恰好恰好
僧問五家宗旨俱明因甚麼輪迴不息師曰爇火燒
山有光無焰

僧問維摩經云除去諸有併諸侍者爲甚麼連侍者
不存師曰久住令人賤新來語自親

僧問世尊赤手空拳開已又屈屈已又開未審明那
邊事師曰祇明這個事

僧問一切事究竟堅固不知大佛頂還在裏許否師
曰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僧問棒喝如雷還供養得闍髻子也無師曰闍髻子
若來也須喫棒

僧問從前老和上髑髏卽今還有眼也無師曰布袋

裏老鴉

僧問釋迦彌勒還酬引滿二業也未師曰二業是他
果用說甚麼酬與不酬

僧問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既無所住又作麼生
心師曰巖花鋪地高秋興松月啣山報曉晴

僧問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某甲不求佛日用事作麼
生師曰下咽勤把筋燒火擇乾柴

僧問古德云渠無生死世人因何又被生死使師曰
青山元不動白日鬼迷人

米旦生孝廉問是何面目師曰天不蓋地不載問作
何究竟師曰地不載天不蓋問用何脩證師曰穿
衣喫飯待客迎賓

師垂四問一問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師
自答云瞥爾沾嘗清涼徹膽

二問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時如何師自答云春
來花塢樵牧含情

三問佛殿東南因甚缺了一角師自答云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

四問僧堂中有幾人坐臥師自答云翻身峰頂六不
同謀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澄潭水似氷曰如何是臣師曰
楊柳拂飛塵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古鏡幔白綾
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纖手按烏雲曰如何是君
臣道合師曰一以貫之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舌頭無骨野馬無韁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曰如何是臣師
曰鶴鴿鳥鳴似哭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

樹挂枯藤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
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銜丹詔去邊
陲人唱凱歌歸僧禮拜師問僧君位中事作麼生
僧曰虛突兀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棲鳳巖前雲鬢鬢浴龍池
內水滔滔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光剃頭淨洗鉢
曰學人不曾師曰這箇阿師還未曾剃頭在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紅綃曰紅綃莫是道否師曰不
是道曰旣不是道因甚答紅綃師曰因你問道我

答你紅綃

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本來底佛法師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是何
物得恁麼大師曰喚作物卽不得曰不喚作物時
如何師曰亦無你開口處曰恁麼則不奈何師曰
我亦不奈何曰和尚因甚不奈何師曰爲汝不奈
何僧禮拜師曰出去救得千個萬個有甚用處

僧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曰天無蓋地無底
問壽昌老人遷化去卽今在甚麼處師曰清譚對

面抵是不知師復問僧問語且置天無蓋地無底
老僧意旨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勉云拶出虛
空髓有味掀翻宇宙殼無依個中不見壽昌老獨
有狸奴笑展眉

僧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師曰掉轉身來僧擬議師
便打仍示偈曰掉轉身來酬北斗藏身一句絕來
繇要知大像嘉州路雪覆千山盡白頭

僧問寒暑相催時如何師曰鑊湯爐炭問未與料作
時如何師曰淨地上一場懨懨問成後如何師曰

言錄傳要 卷三
莊嚴妙麗一場懣懣問家裏事如何師曰坐底坐臥底臥問門外事如何師曰鄉村險阻車馬爲難問和尚爲人事如何師曰從來不曾費鹽醋問一歸何處時如何師曰却值老僧坐臥

師問無擇上座曰賢弟到羅浮要與博山相見時如何擇曰遍界不曾藏師曰怎麼則不見我也擇曰兩彩一賽師曰更要親見一回始得擇曰無兩個舌頭師曰待汝到羅浮黑夜動不得步時卽有深入師遂示一偈曰遍界不曾藏青松遮翠壁黑夜

步難移深山神鬼泣



詩經集要 卷三

古詩集要 卷三

世
十五